



史志琼崖

《新琼崖》杂志目录。

人物春秋

一省解元 一代名师

■ 文图 陈有济

位于儋州市东成镇书村的陈圣与雕像。



解元是古代科举乡试第一名的举人，地位尊崇。清代乾隆年间，儋州人陈圣与在广东乡试中考中解元，名扬科场。陈圣与不仅是“学霸”，还是一代名师，在儋州、崖州两地执教时，桃李满门。

陈圣与（1718年—1782年），字仁若，儋州书村人（今东成镇书村），号松园，别号雪斋。

陈圣与生于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年），他天资过人，少年时在私塾师从儋州高地村（今中和镇高第村）的庠生（秀才）薛复峻，已表现出色的文才。经过府试，陈圣与考取了秀才，再通过一层层考试，成为地位较为优越的公费生员——廪生。

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秋天，陈圣与参加广东乡试。这一年的广东乡试，主考官是后来当上体仁阁大学士、正一品大员的刘墉。

地方志评价陈圣与的文章“学者奉为乡会正宗”，即读书应试的学子都把他的文章当作乡试、会试的范本。对这次乡试的考题，轻车熟路的陈圣与交上了满意的答卷。主考官刘墉阅读陈圣与的答卷后，对其才华十分赞赏。

放榜之日，陈圣与名列第一名，考中解元。这是清代儋州的第二位解元。在陈圣与之前，儋州东方村人何蕴跃于乾隆九年（1744年）考中解元。

何蕴跃、陈圣与二人考中解元，时间上仅隔九年。清代的乡试，每三年举行一次，连续的三次乡试，儋州学子夺得两届解元，一时轰动整个广东文坛。儋州举人陈娘《偈耳咏》说“文高两解播清时”，进士王云清在《偈耳赋》称“三科而两解”，都是指这一盛事。

陈圣与未中考中解元前，已在家乡一带担任多年塾师，有一定名声，考中解元之后，更多的学子拜于他门下，追随他学习。

除了在儋州，陈圣与还远赴崖州乐罗（今属乐乐）教书，崖州二十余年间，为当地栽培不少人才。

人离家乡难免思乡，远在崖州的陈圣与，借诗文表达思念家乡之情，比如他的《在崖有怀寄友》《独夜遣怀》《九日偶吟》诗作，词句中就充满了对家乡的浓厚思念。陈圣与在崖州，并未携带家眷，陈圣与之妻薛氏留在儋州，思夫之念日浓。

薛氏是陈圣与恩师薛复峻的长女。为了催促丈夫早日回乡，薛氏委托陈圣与同科中举的黄河清进士先后两次代为修书寄给丈夫，劝说丈夫归来。书信中，“……追妾送君之日，忆君颦妾之时：近则一岁两周，远则三年五载。岂料人情反复，蹉跎二十光阴……”字字泣泪，句句含愁，即使旁人读了也会深受触动。两封家书，由薛氏本人口述，又经进士之手，情真意切而又富有文采，是儋州古代家书的经典。如今已过了两百多年，但在儋崖两地，今天还有一些读书人能够熟背。

陈圣与收到家书，心里感动万分，归心似箭，很快便策马回乡，不料途中遭遇洪水而罹难。这一年，是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，陈圣与刚过甲子之年。噩耗传出，妻子薛氏悲痛欲绝，儋州、崖州两地文坛也为丧失一代名师而倍感惋惜。

陈圣与的一生，教书育人成绩斐然，有口皆碑，堪称“教坛名师”。陈圣与常常教导学生，做学问重在阐发圣贤义理，而不必追求浮华空洞的辞藻文风。跟随陈圣与求学的人中，有不少人在科举之路取得佳绩。他的门生以及再门生，考中举人的，有陈大章（经元、第三名举人）、黄河照、符朗、符汉清、黎象昭、邱景云等，还有部分是副贡、拔贡、岁贡等，以及为数不少的庠生、增生、廪生。

整个清代，儋州共有举人26名，陈圣与的门生和再门生就占去6人，占比接近四分之一。

嘉庆二年（1797年），离陈圣与逝世已有16年，陈圣与的门人共勒《松园陈老夫子教思碑》，立于陈圣与家乡书村的陈氏祖祠。所谓“教思碑”，是感念师长教化、追怀师恩所立的碑石。

《松园陈老夫子教思碑》还简单介绍了陈圣与的个人情况，并留下了门生、再门生110人（据碑文统计）的名字及科举身份。教思碑由陈大章拟写碑文、符朗书写碑额、再门生刘欽（廪生）书写碑文、再门生李高标（庠生）镌刻。

《松园陈老夫子教思碑》“於戏！先生不忘。稟天地之阳刚，窥濂洛之毫芒。皎皎松筠节操，巍巍斗文章。荐于乡而首出，裁多士以名扬。闻风顽廉懦立，启后桂馥兰芳。怅哲人兮渺渺，衍教泽兮茫茫，是以没世不忘！”短短72字，道出了门生及再门生对陈圣与的高度评价和无限怀念。

《新琼崖》传曙光

1920, 沪上琼崖青年以文为灯

张美千

1920年，一本叫《新琼崖》的杂志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203号诞生了，它是琼崖青年在上海创办的最早的进步刊物之一。其封面印有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的“新琼崖”手迹，发行者为“琼崖旅沪同乡会”。该刊大32开，高24.2厘米、宽17厘米，创刊号全书122页。

近日，当年印数寥寥的创刊号辗转多地、跨越千里，终于回归海南，现被一私人藏家收藏。

《新琼崖》杂志对当时琼崖的交通、实业、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具体的改造建议。

海南毗邻南洋、华侨群体庞大，不同于民国时期的其他刊物多关注全国性革命、聚焦宏观的社会改造，《新琼崖》杂志内容立足本土实际情况，聚焦南洋琼侨问题，为侨民群体发声。杂志专门刊发了《忠告南洋琼侨的资本家和劳动界》《对海外侨商的意见》《南洋侨商应有的觉悟》等文章，关注劳动力大量流失、家庭结构失衡、侨商资本投资等特殊的社会问题。

王器民在《忠告南洋琼侨的资本家和劳动界》一文中，对南洋资本家和劳工因为“携眷”问题引发的激烈矛盾进行了剖析。华侨劳工若携家属定居南洋，会增加资本家在住宿、管理上的成本，而分居两地又导致劳工家庭不稳、无心工作。对此，他分别向劳资双方提出改良建议：一方面呼吁资本家通过兴办工人学校、公共俱乐部、实行利益分红、废除包工头剥削制度、资助侨生等方式，改善劳工待遇、缓和矛盾；另一方面劝导琼侨劳工提升学识和技能、组建互助团体、摒弃暴力抗争，主张双方秉持互助精神化解分歧，实现共赢。针对海外侨商这一群体，在其他文章中也同样提到，海外的侨胞须有自治能力，组建实业银行和商业研究会，成立大股份公司；根除不良嗜好，改良家庭，教育子女；要有团结互助和牺牲精神，争取发展国内的实业等。这些文章既体现了对华侨资本的期待，也有对劳工阶层的关怀，同时试图将海外琼籍同胞的力量汇聚到故乡的变革中来。

杂志对琼崖的教育问题也重点关注。当时全国范围内新式教育已推行十余年，而琼崖却远远落后，新式学堂寥寥无几。关于教育，杂志刊发了相应的文章，如郑心融的《我对于琼崖改造的意见》、潘璧东的《对于琼崖教育之感言》、韩甲光的《评工读主义》等，呼吁政府要普及义务教育包括黎民学校、设立农工商职业学校培养工作技能、创办日报馆和图书馆以传播讯息等，打破工人和学者的阶级界限，实现完全的教育，用知识启发民智，真正地改变琼崖。

琼崖青年学生还直面妇女问题。琼崖自古男尊女卑，妇女没有自由社交权、婚恋自主权、财产继承权、受教育权，处处受歧视、被压制。《琼崖妇女出洋商榷书》《琼崖女子问题》等文章倡导妇女解放、打破家庭专制、推翻包办婚姻，支持女性出洋、男女同校、创办女子职业以重塑女性尊严。

此外，期刊还发表青年学生写的一些散文、诗歌、赠序等作品，如《金陵游记》《参观商务印书馆印刷所记》《送暨南科同学林恩良、赖灿辉、金朝三君赴美留学序》等。其中，韩甲光送别冯天如赴德国留学的序文十分令人动容：“广袤大陆之上铁马纵横，血溅吴邦之土硝烟弥漫，衰野生灵涂炭，这场科学大战，实属天意……今同乡会会长冯君天如，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，即将远赴德国游学……冯君正值壮年，恰逢国家多难之时，我坚信你必由感慨而奋发，潜心治学，终成栋梁之材，报效社会与国家，不负此番远行……你当乘风破浪，奔赴欧洲险涛，挽狂澜于既倒，为家国争光。待他日洞悉世风、匡扶时局，力挽危局。”

杂志末尾附录了郭钦光烈士的小传和遗像。郭钦光是五四运动中第一位牺牲的学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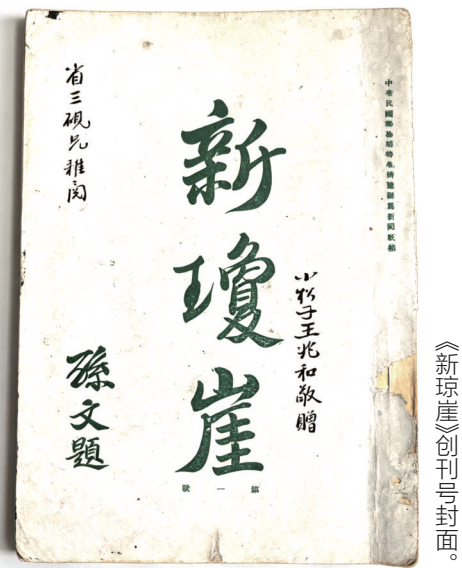
笔者认为，这本历经岁月留存至今的《新琼崖》，不仅是琼崖精神觉醒与革命兴起的珍贵历史见证，更镌刻着一代琼崖青年追求真理、心系家国的赤子情怀。

心心念念向海南

杂志的“发刊辞”中，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问题：编辑杂志做什么？宗旨是什么？为何叫“新琼崖”？答案简洁有力：“促进琼崖社会事业，增进琼崖人民知识，唤起琼崖人民新思潮，打破其陈腐观念。”

这四句话，构成了《新琼崖》办刊宗旨的核心框架——社会变革、知识启蒙、思潮引领、观念革新，四个维度环环相扣。它既不是一本纯粹的文学刊物，也不是单纯的地方同乡通讯，而是一份以改造社会为终极目标的战斗檄文。

王器民在《我们为甚么要办这本《新琼崖》杂志》中写道：“值此内讧外患的时候，我们的琼人，苟不刷新精神‘互助’‘奋斗’，闭目一想，前途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，我和诸位同志倡办这个新琼崖杂志于沪上。我们的理想是要揭开我们的本质，以现在新文化融会陶铸一番。”这段话，正是“新琼崖”三字的灵魂所在。“揭开本质”，意味着对自我与故乡的清醒审视，不粉饰，不逃避，直面琼崖社会的黑暗与沉疴；以“新文化融会陶铸”，则意味着不盲从、不照搬，而是将外来的新思想与琼崖的本土实际相融合，锻造出一个属于琼崖自己的未来。



《新琼崖》创刊号封面。

《新琼崖》的内容十分丰富，涵盖多个领域。每一篇文章，都像一把手术刀，结合民国时期海南本地实际情况，精准地剖开琼崖社会的病灶。杂志中还详细记载了“琼崖旅沪同乡会”的情况，比如《琼崖旅沪同乡会简章》《本会要则》《会员名录表》等，是记载民国时期海南同乡会的宝贵资料。

杂志中记载，由于原旅居上海的琼崖各界同乡缺乏固定组织，彼此缺少情感联系和知识交流的渠道，因此组建了旅沪同乡会。

《琼崖旅沪同乡会缘起》一文中，直接写到“同乡会除了联络感情、交换智慧外，还有一件重要的思想，就是要促进琼崖的社会发展。把这个黑暗的琼崖，变做光明的琼崖；守旧的琼崖，变成革新的琼崖，书我们的责任、集多数的同乡、谋同人的幸福。”

20世纪20年代初，神州风雨如晦、民族危在旦夕。一群琼崖青年写下《我们为什么要创造新中国》《新文化运动》《资本正确的解释》等文章，展开思辨，深刻剖析了琼崖社会的弊端，开启民众智慧，为沉默的琼崖带来觉醒的惊雷。

每篇文章都像一把手术刀

本文配图均由蔡少玲提供

诞生于天翻地覆的年代

20世纪初，那是一段天翻地覆的岁月，王朝崩塌、共和诞生、军阀混战。孤悬南海的琼崖，更是苦难深重，苛捐杂税多达两百余种，兵祸匪患交织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。

就在国家积弱、琼崖深陷黑暗之时，新文化浪潮席卷全国，短短时间内全国涌现出500余种新报刊。一批琼崖志士目睹家乡积弊深重，痛心于民众蒙昧，立志以文化唤醒民心、以思想开启民智。各地的琼籍知识分子也纷纷组成团体，拿起笔杆子，办报纸、发文章，揭露黑暗、讨论时局、传播思想。

同一时期，岛内也有《琼岛日报》《新琼岛报》等刊物艰难发行，但仅出版几期便遭到军阀镇压查封。相比之下，《新琼崖》因远在上海租界出版，舆论环境相对宽松，才得以幸存。它开创了琼崖青年在岛外办刊、向岛内传播新思想的模式，为后来的《琼崖旬报》《新琼崖评论》等刊物提供了经验和示范，对于研究民国时期海南地区的社会状况、思想启蒙和革命进程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。

1920年1月，琼崖旅沪同乡会正式成立。6月，同乡会创办了《新琼崖》。杂志的创办者，大多是一群来自琼崖的求学青年，核心人物是王器民，他担任琼崖旅沪同乡会会长，是海南最早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，在沪期间，他积极联络琼籍青年，奔走筹款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。

1892年，王器民出生于琼东县（今琼海市）塔洋美果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幼年双亲去世，由姨母抚养长大。他先入私塾就读，后考上琼东县立高等小学。15岁那年，他就立下宏志，要在家乡创办一份日报，“以为开通琼崖的利器”，可惜响应者寥寥无几，只得作罢。小学毕业后，他随同乡赴马来亚（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）谋生，在华侨中开办工人夜校，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。侨居南洋数年后，他始终觉得自己的事业不在异国他乡，于是毅然弃职回国，奋发读书，先后考上上海水产学校、震旦大学。1927年4月，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事变，大肆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王器民不幸被捕，面对严刑拷打，他始终坚贞不屈，在狱中写下《冤墨》《磨筋录》两本书简，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。1927年7月，他在江门监狱被杀害，年仅35岁。

《新琼崖》创刊号刊载了王器民的两篇重要文章《我们为甚么要办这本《新琼崖》杂志》和《忠告南洋琼侨的资本家和劳动界》。

创刊号还收录了三篇序文，分别出自邵力子、张东荪、谢君田三位民国重要人物之手。

